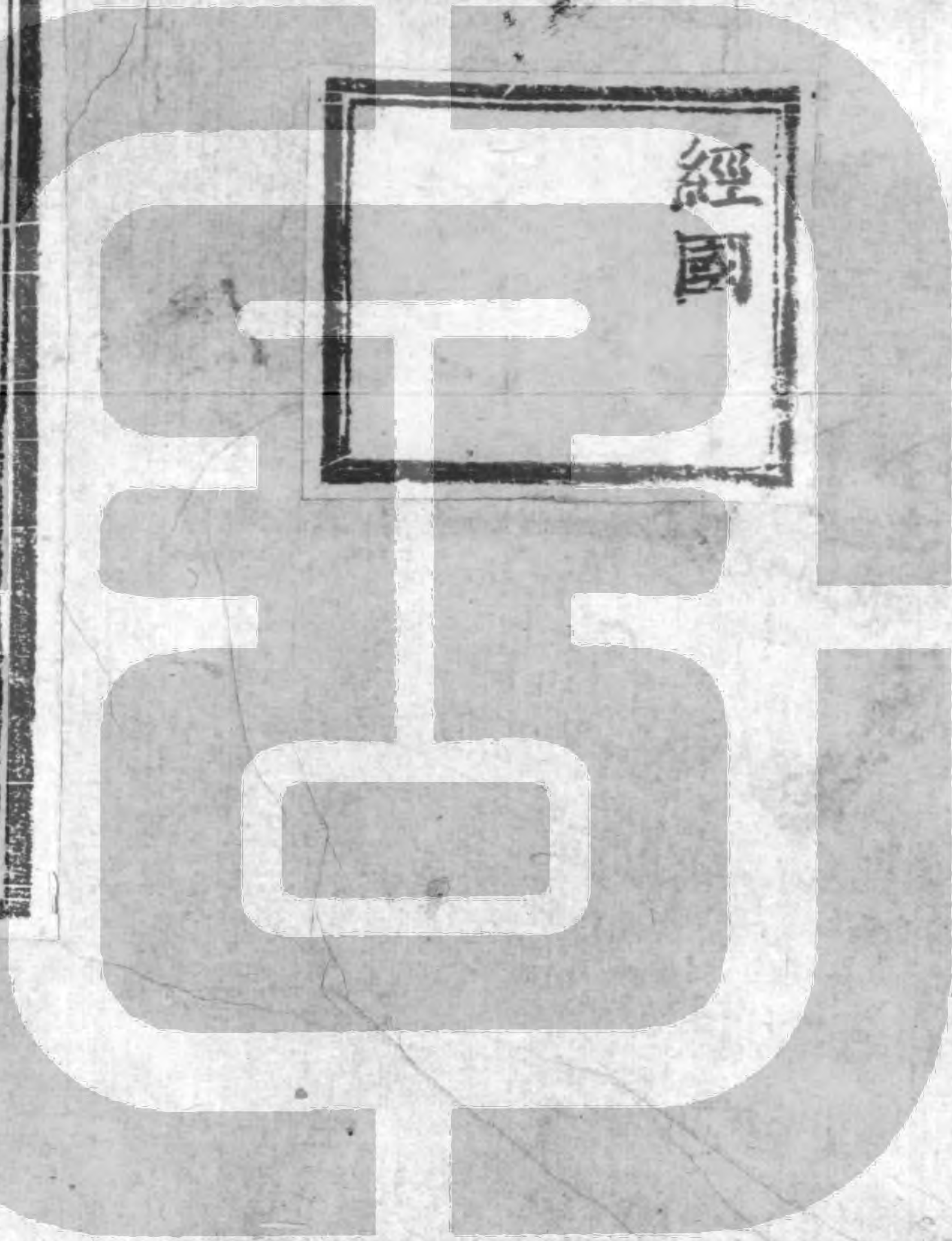


6244  
:44

經國

歷代名臣奏議

卷九十六  
之九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六

經國

宋孝宗時太學博士葉適上奏曰。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無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偽楚。偽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脅



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  
擣陝虜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  
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虜正以我自有所謂  
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  
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為  
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為此今日  
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祐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  
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  
講馬政糴米儲貨慶慶椿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  
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  
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  
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為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合

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隳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  
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  
幹為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  
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覲而已青城之圖忽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為  
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  
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為之包容垢耻恬受奇禍竄逐  
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絀損不較冊命  
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願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  
不戴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虜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護陰  
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  
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  
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



不以賊虜為可怒。而反欲平比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  
京之非策。并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  
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弃地。開門納敵。  
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翁然附和。更為務實黜虛。破壞朋黨。  
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况守已撤矣。地已弃矣。和親成矣。尚何實  
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為奇謀秘畫者。  
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  
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  
而以夷夏為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眾謀。則  
流言成市。互為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此則議論  
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  
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

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浚經略。屢致奔潰。此皆國家  
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膏肓難  
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勲績者。在。今環視諸臣。前者後者。迭  
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  
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為閥閱。以勾校朱墨為詳練。能轉一  
姦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斬一黠卒。遂自負為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  
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  
乏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投於度外。則又孟浪敗謾。無之憑  
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  
命。其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  
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  
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疎



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為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勦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而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

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群校貴將。廩祿無筭。外虛州縣。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也。昔固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為州之害。月椿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愆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



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成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治若此。况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吏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豐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為某官。孰不堪為某官。孰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為可廢。擇官。則為人之餌。學科舉。擢名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

之有哉。廉耻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材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為愧。信密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為疑。公卿大夫私竊苦語。咸以無可為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公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真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為。將何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繫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



仇之當報而為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  
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罔  
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  
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  
陛下則不然矣。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審。漢之  
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  
下所為耳。大義誠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  
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  
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  
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某  
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  
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

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  
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  
必成。二陵之讐必報。故禮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標自我發  
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  
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  
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機。曹之廢亮之殞。韓魯之叛。皆彼之機也。我  
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苟且。習聞早論。緩歲月  
而誤大事者也。臣書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事。十五年矣。今日始  
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  
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適又上始論。其一曰。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  
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南



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道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沒  
驕繼遣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  
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去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陸之區  
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  
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幣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為正論異此  
者為浮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為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前世自  
以為天下之患盡於此矣然而懣悔不除芽蘖終在小人因其間隙  
倡復北之謀前蒙始勦以患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難矣始也  
誤委三鎮而兩河諸城繼以死而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就擒建  
炎嗣統獨已矢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  
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北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  
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真據立之耳及

粘罕死偽齊廢唐用事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不戰而得數  
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朮背盟苦戰則所為分畫者統江以北  
淮以南而我亦莫敢較焉至顏亮屠殞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  
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矣然宰輔無  
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黽倭割四要郡界之徒使中原遺黎飲泣內  
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為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  
地雖嘗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患至  
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  
隘處江浙以為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  
悔者也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豈可坐而講堯  
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  
讐耻之義一切聽其為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



成敗瞬息也。得失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  
能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矣。故以一  
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如以  
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理。立讐耻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  
所得也。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然取之  
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  
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  
偏說定。不可以遠事言也。其二曰。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  
計。此最大事。不可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  
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而精於力行。  
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傳  
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

使天下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  
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為國者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  
大害。以人參之。使其害消。昔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  
斂藩鎮。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  
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  
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  
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  
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遣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稍憤發。深思  
遠慮。以為之說。然而內墮好尚之多言。外狃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  
中也。不幸熙寧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  
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為烈焰。漲為洪流而已。過此何暇言  
之。是又熙豐以來。困於世故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



難至痛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大辱者。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視宗廟君父之讐。如疥癬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脅衣冠。舉俛首而奉虜。故二十餘年未有出思慮於飲食刀筆之外者。况其遠者乎。是又紹興以來為小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權綱。執樞要。貴功能。謀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政察。謹於遷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率勇敢。天下靡然知上意而承之矣。然而懷欲為之心者。以無所施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惟謀新。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為仁政。趨事者已弊矣。猶以為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興以來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遍知前失而不諱。堅志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為則為。毋以為昔未嘗有。當改則改。毋以為今方循用。除

百年之宿蠹。開興王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於飢渴。焉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適又上親征論曰。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寧。以身關於兵革。災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太祖太宗未嘗不曰總戎。真宗之初固已幸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為王欽若請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驩動。用命。王捷覽覽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始以親征為祕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兵行入無人之境。捷覽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刀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命。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為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衛。



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異勢。不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浙。紹興初。趙鼎回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真以為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為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先亮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為勞師。其實亦用親征也。故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為謬論者。曰。久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為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畫明紀。綱正法度。修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存。兵無不勝。書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形。不可決也。

適又上息虛論曰。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為言也。夫時有未可而待其至。昔之謀國。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特似之而非也。越之報吳也。范蠡文種。以必在二十年之外。而二十年之內。勾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者耶。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為。皆報吳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為而欲待時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脩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時。而因勢之可為。則勝。適時而求。以自為。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接乎先亮二十餘年之事。聞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熟矣。待時之說。轉而為乘機。此群臣之欺大事。而誤陛下以自寬也。亮氏斃。殞此方請命。女真亂離。其時豈不至耶。及陛下按甲兵而休之。玉帛交使。



由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楚漢隋唐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泯泯默默。使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耶。蓋待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審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為其時。而後自待之。毋使群臣相倚相背。徒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昔之為國者。兩敵相形而時出焉。極遠者數年而近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時。每患其迫促而不及待。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為待時之說而已。

適又上實謀論曰。何謂中今世之實謀。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

蜀比南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源也。北方地雖敵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地大財富。是以自為也。然而五六十年不足。以自為。而聽所為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為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也。而今以專為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為鑄錢者。茶鹽榷貨。以二千四百萬夫。經總制以十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二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為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



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  
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虜人和親。  
而不敢開一日之兵也。小則草竊窮寇數百人。忽而不能制。又古所  
未見也。故兵以多為累。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  
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決忽得一智。自以為甚  
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  
伸。昏然僥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  
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  
不舉。自今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上所自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  
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  
之遠。頓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  
注。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

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  
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讐耻所以最甚。而  
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為急。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  
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為。而終不可為者。四事之累也。然則柰  
何。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領為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  
為諸州之害。板帳月椿為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為累。則  
莫若少之。故四屯駐大軍。耗總領之財。討廂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  
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密為累。則莫若疎之。故兵財民政分任  
而不一者。不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為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  
付。外無郭郭。則內無堂室。故嚴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更  
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痼。與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  
抗首出北。而取此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



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為利者。又在於條列四害之後也。

適又論紀綱其一曰。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為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崇。則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觀以巡狩。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為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一時比胡亦並合為一國。則

築長城以限隔之。重緣邊之兵。攘却其要地。而匈奴避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後世皆以秦之紀綱為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為失。而不以弱為失。以大為失。而不以小為失。夫強大之勢。易為也。秦特不知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二邊各自備。內都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為。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尚能係服單于。而臣妾之。豈夫盛縮凡儒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窘隘。喪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



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或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獎。激虛聲遺號。猶為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為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符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晉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為不當授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為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兵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為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則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年。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為藩鎮。殺雜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

復振矣。其二曰。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侈也。藩鎮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五屢易者。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鎮以為名。見者不察。而以為其患專在於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為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治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師。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一日能使強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為制馭宇宙之善謀。遵用而不易哉。雖然。為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



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為固也。堂奧寢處所以為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為也。唐失其道。化內地為藩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焉。故自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四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重而法制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真宗幸大名。傳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久與虜校。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復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日不可動。爵祿恩意。秦養群臣。徂於區區文墨之中。於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銷削。節義日墮敗矣。論者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繼業之流。皆守一

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人任責成。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其力內平僭偽。蓋淮畧如此。而竊歎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為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大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誦功德。撰次符瑞。為上下之意。以為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世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人材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考載籍。非不燦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接昔以證今者。但於煩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已。此豈不為大可歎哉。其三曰。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為國。無甚於本朝者。真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為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殺慎其小醜。欲剪滅之。立論必於不赦。既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



固志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為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為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為兩府論議前卻施行舛謬小人交關其間三人逐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為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身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才頽弛天下既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高故王安石佐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為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為在於兵之不強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歛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洵洵之論不惟無成

而反有所喪乎以神宗之厲志有為終於舉措衝決變法則為傷民開邊則為生事力圖靈武連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為強勢而欲因弱勢以為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為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為膏肓不可療之危疾雖分四總管以固捍禦委長安達康之守以募勤王天下冰解雲散一城一池劫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為守猶且不可况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觀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



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掩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乎。此天下之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十百萬言而不能決也。其四曰。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蠱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為。以為稍從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是以苟延歲月。既而有維揚之禍。牽連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廢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為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偽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維。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狂疎。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俊韓世忠岳飛亦次

第平殄群寇。江左所以粗定。而虜肯和者。亦任天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汎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為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其功。戊自比趙普。以為經國之長筭。莫能及也。且祖示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太丰。遺劫之警。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為大功。何哉。戊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策。相對駭愕。無可為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繼統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特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為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



治不定則夫仇讐者誰與謀之。今百計哀取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  
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失得為統帥。而將不  
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庭。報發承受。名為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  
兵。零細織弱。專使路鈴。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內江。虛徽沿淮。  
紀綱所立。錯繆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  
孰為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  
以私智為也。方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興廢。古今一塗。譬而已。唯  
本朝之論。則欲私為而私驗之。是以頽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曉其  
故。此臣之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適又上終論其一曰。今天下之大害。其膠固而不能解。孳縮而不能  
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初出令。  
必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必先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今州縣睽睽。不能

安息。人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為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  
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椿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感零  
勘合牙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  
謂不正之歛皆無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所取  
給。臣以為二年之後。分畫既足。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  
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  
之費。為六千萬緡。盡斥內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內帑封樁者。以之  
罷減三者之苛歛。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  
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  
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賈  
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  
眾而名亂。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而為之。無難



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荆湖四川為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地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各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以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然其為之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為常。然若此者。內以朞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厲士奮。可用之於死。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孳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輕總制。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流通明達。

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閑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陞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為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為難。士非難也。而民為難。民非難也。而兵之為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其二曰。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攝統制。召舊帥歸宿衛。鉤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為。而吾無問焉。所問者。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



富其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之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為之立家。是兵為民也。古者民為兵。今者兵為民。宜其消惰孱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曰。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雜以奚契丹勃海漢兒。前纔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自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更其敵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譴無動。以疑於亂。若此者。在用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為。而二年之外。收其効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界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為其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

軍散且為亂。奈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為有以禁切州郡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少。不急散也。久將稍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為兵。蠲其稅役。夫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為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為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為。而三四年之外。收其効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九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九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銀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群臣有暇。而人材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材。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



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我雖無。為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敵。某日此弊去。此效見。效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必行之。以日月計而實效致矣。其三曰。臣前所論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陛下嗣位以來。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為言。幾成俗矣。言門外事。既孟浪茫廣。多虛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真之始。所以得者。蓋每恠士大夫過於譽虜。而甘為伏弱者何也。其譽之也。謂阿骨打粘罕兀朮三人者。夷狄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煩擾。既過。不堪囚執。起而自殺。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米嘗交鋒。輒以敗亡。女真者。用

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如石勒慕容。雋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借屢起。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主令。而幹离不粘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故也。自其始入。而吾國已空。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而敗。則粘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譽虜。甘為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後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遣維揚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真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今日。猶有不目安之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



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譽之不巳。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銳。而吾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銳。何也。譽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譽彼之威信。何也。譽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當。何也。譽虜以脅國人。而因為偷安竊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大。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平此論。如澤者。未足以論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三聖不終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豈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如靖康者矣。不追議此。而為可以戰。可以守之事。反謂自古未有。如三酋之雄豪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鬱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夫粘罕與幹為不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朮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湖舟楫。為何物也。空

行問津。至於四明。而後返。使古之兵法皆盡廢。而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若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為。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譽喪心失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為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其四曰。請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粘罕者。生於東北窮小之遠夷。非素有兼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以稱帝。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為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關。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昔之所謂劉石鮮卑氏。羗皆嘗生長中國。奮其雄心。公起窺伺。而粘罕兀朮。本無其志也。特以敢於決鬪。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為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悉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繁劇牽制。若乃聚重兵。憑堅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百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鄙瓊之叛。擁全眾以歸。劉豫虜



疑有間。且合從因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陝來而罷兵。元术再出。大敗於順昌。拓皇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真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為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為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鬪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以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皆以和為利。亮氏弒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臨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齒自立於後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為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為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退入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行死喪。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証也。然則女真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為家。其君臣上下文法制

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為法。而又類和而不類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氐羗之勍對不泯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大戰而勝之耳。夫一大戰而勝虜之心。摧不復留中原。當以燕為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豈有不難而後成也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之道焉。勝之之道。盡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帥。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百年。爛不可通之說。真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出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奇立功者。豈可賴哉。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其五曰。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為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為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嘗講也。不



可以為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美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  
女真者。豈口舌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耶。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  
疎。思信未足以感士。智勇未足以服人。感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  
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既泛然於事機之間。不戢不守。虜來則進  
而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驛。而浚充為無統。光堯四顧  
無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則佑陵之梓宮未歸。顯仁之鑿輅未返。  
以言圖功之救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卒迄無期。度於是  
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衡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與浚均遜矣。及  
乎紹興之末。檜死虜動。而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天  
下。名為忠義。自喜者和而從之。其實無措手之地。聚兵淮上。則祖  
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為兩國生靈請命。一則  
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取符

離。師徒潰散。人情摧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力主割地  
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召徠歸正歸明之人。散  
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柢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  
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者。大抵皆浚所為也。蓋浚與鼎乃  
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反城而  
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為將帥者  
嗚教之而不散。絕豈真以此為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為兩立之  
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  
思歸順。其理必然。無是恠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  
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迎我。然吾之真能恢復者。不專在此。  
况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耶。  
浚少年為將。困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光堯



聖訓謂浚終不可用。豈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之拐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藩飾。以為北方之事可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所養。而謂得虜密事。以相銜耀。必准守臣。思為進用。計布心腹於跳河之曹。越准未幾。撰造虛事。以為問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浚復之說。遂與舉子習程。又以媒課試者無異。而國事真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下一掃盡去。勿留聖思。方行今日之實事。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其六曰。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為守。而不以備我為守。其戰安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及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效彼之安進。守亦欲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安進也。雖使得宿得毫得徐。遂至汴郊。將

何為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安進者。明我之不敢耳。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軍。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為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淝一也。淞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淝也。淞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亳州。大梁地散而難一。且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合。胸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練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當守也。然為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安江南也。雖然。置兵無



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眾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兵。足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羅威河南常事耳。枋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北。論者方囂然以取中原為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况其不能望見

襄廬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臣。立為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執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為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其七曰。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半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荆襄當韓魏。以淮當梁汴。而未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旁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為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為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為具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微弱。立於艱危。以小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真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謂易焉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



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論行弱勢。有二  
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不能自主。其  
命而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綱紀。欲必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  
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視。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阻之。  
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材未嘗素練。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  
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激其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而  
乏。此必致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  
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所行之  
事。與其所立之論。尚為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  
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的  
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  
以立。是引的自迫。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

時度時之論。而高浩諸庸。屢謀北方。桓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  
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  
偷情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  
為之。志久而無所為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  
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伸孿縮。先有以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  
傾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  
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群臣。生其志力。以終從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  
而不使群臣一前一步。懷詐飾非。以疑阻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  
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壞之大端。陛下之所  
先知者也。知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為群臣之倡。承望聖  
意。而敷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材出矣。  
知桂陽軍陳傅良擬奏事劄子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不因天下之



變或草昧之初。或叔季之後。皆可以成大功。而熙鴻號於無窮。載藉所稱。創業中興之君是也。往者外有方張之虜。內有交叛之將。關河海岱。群盜雲擾。光堯太上皇帝。崎嶇馬上。撫定東南。以康世民。以繫國祚。遭變之難。自古所無。而天命復集于宋。蓋時無不可為者矣。恭惟陛下。睿知神武之畧。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自續丕緒。以恢復為己任。可謂對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慊者。然而遷延稽故。至今二紀。比者賢士大夫。類曰。時不可為。而以恢復為諱。雖臣至愚。竊所未喻。且隆興用事之臣。雖以朴忠。竟無成功。天下不與其才。而與其心。乾道用事之臣。雖以大言。亦無成功。天下不與其心。而與其名。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今顧以恢復為諱。果何名歟。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賞刑不足以懲勸。是王業往往遂已也。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凡以正人

心也。聖賢事業。以人心為本。靖康之禍。諸夏陸沉。而人不耻。君父播遷。而人不怨。天地易位。三光五嶽之氣。分裂而人不懼。是尚為有人心乎。馴至於今。晏如平時。不念國辱。私相恩讐。但為身謀。意在得喪。自非陛下有以再造彝倫。一新士氣。臣恐此義寔微寔滅。或有後憂也。方今虜主春秋甚高。志不在動。庶子嫡孫。未知誰立。一傳之後。必非今日所覩矣。以血氣方剛之君。一時新建。大抵生事。儻無遠畧。且有內爭。兵端其可禦乎。就使虜無動。夫以中原萬古衣冠。淪為左衽。五六十載。比不足遠。南不能令。厭亂思治。豈無其人。聞之道路。河決非常。擾及關陝。神怒民怨。其兆見矣。卒有特起。何以待之。就使虜無動。中原無特起。以臣過計。千乘萬騎。今在東南。禮樂庶事。先盡全盛。地氣不能勝。民力不能支。亦豈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乎。恭惟陛下。睿知神武之畧。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宜為中興盛帝。顯主。而



以人心不起。至於憂在子孫。臣實未喻。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是在陛下而已。臣不勝拳拳。

戶部侍郎王之望奏曰。臣伏聞金人改圖。願脩舊好。遣使叩關。將至闕下。近陝西偽都統者。亦揭榜令其將士毋得交戰。以待講解。察其上下之意。和議甚切。蓋和議不定。則必有內憂。不獨懼我師之致討而已。國家以生靈為念。固應許其自新。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正名分。二減幣聘。三畫疆界。竊料金人之議。必出兩端。一則欲復請侵疆。各守舊境。儀更增歲賂。而以河南故地盡歸本朝。一則欲復請侵疆。各守舊境。而以契丹故事。求為敵國。二者皆未可遽也。女真本窮荒小夷。貢獻於我海上之盟。以契丹之故。約為兄弟。契丹既滅。便尋釁端。以宣和為渝盟。靖康為失信。劫遷二帝。淪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備至。而扭

於常勝。必欲兼并。凶力既窮。始通和好。天子不較。稱謂屈已從權者。正以疆弱之勢。有未敵耳。其後東昏正隆。屢盟屢變。至敢傾國大舉。直窺濟江。其渝盟信視我宣和靖康。孰輕孰重。我可以為辭矣。今其立者。素非人望。以孱庸之故。得自全於正隆之朝。完顏一宗。誅屠略盡。見在迤屬。惟有葛王。潛盜之謀。起於群下。非有受命之符。逼亂之畧也。威福大柄。必在權疆。內外乖爭。覆亡可待。故即位未幾。已有兄弟之變。觀其累世骨肉。自相翦除。此豈安固之基。靈長之運哉。則疆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體。不侔遠甚。若欲通好。必尋海上之盟。復敵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歲幣自輕。凡此二事。彼必不敢固執。惟分畫之議。恐費商榷耳。大河以南。彼知終非所有。或當輕以與我。而別有所邀。然淮漢之北。人稀土廣。都無險阨。汴都殘破。徒有虛名。雖或得之。未易經理。發兵戍守。少則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乖。腹心罹



患此黠虜反復已試之策。而我向來受欺覆車之明戒也。豈可保哉。厥今天下之勢。惟陝西為可復。其地去虜最遠。控帶關河。內有四川為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州。若摧散關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矣。今日之議。設以大河為界。固中國之福。猶當深圖利害。以極後難。若以此更有邀求。豈容墮其姦計。彼或降尊損幣。自同契丹。而斬吝土疆。不肯分割。則陝西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陳蔡唐許潁嵩洛并他路諸州。兩相換易。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於必從。獨留南陽。以通武關。我若并梁雍荆揚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糧固圉。虜雖猖獗。亦無能為。若有釁可乘。北方不足圖也。此事至重。非片言所決。必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少忍之而已。陝西既得。則置宣撫使司於階成和鳳之間。而分布將帥。據和尚方山仙人等原。以臨制關中。各用土人。保其郡邑。如熙秦京兆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戍之。使

以其力自全。而不為蜀累。邂逅有警。則下甲而出征。萬一不虞。則回戈而固守。進可逐利。退無後憂。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糧饋。不耗金錢。惟稍出蜀縑。增印錢引。以募糴于陝西。便是以了辦經費。天下之利。莫大於此。百世之業也。昔楚靈王窮兵桀虐。民不堪命。取陳蔡。取不羹。又將伐吳。為乾谿之役。楚人立子干以入郢。王師于此。梁繆子申亥之家。子干微弱。亦不能自立。卒為弃疾所圖。弃疾既篡。未獲所安。乃盡反陳蔡不羹之封。其國始定。五年而後。能出師。金人今日之勢。正類於此。仰惟朝廷必有成謀。狂瞽之言。豈足觀采。顧大議未定。不厭詢謀。用敢竭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幸甚。

司農卿李椿上奏曰。臣竊謂國家初業。以兵為重。承平百年之後。軍兵習惰。一自南渡。中原流離之民。始為群盜。終得其用。蓋有劉張韓岳於江淮之上。二吳於西蜀之險。統馭有方。故能立軍制。拒疆虜。國



家之勢復振者委任得人故也。自權臣當路扶虜謀和。誅有功沮大將。逐端人。用佞士。崇聚斂。獎進獻。汰戰士。困州縣。為固位之術。二十年間。軍勢銷鑠。士風委靡。不復有忘身徇國之士。為長久之計。惟知逢迎以圖富貴者。比比皆是。天祐宗社。權臣殞命。賴太上皇帝聖明洞察姦計。雪冤抑。逐邪佞。獎戰士。優農民。四方萬里。懽欣相賀。諸軍將士。其氣復振。未幾虜人叛盟。百萬之寇。竟無所施者。人心不離。故也。孟子以謂得民心斯得天下者。於此可見。人心之不可失也。仰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凡下詔令。未嘗不以愛民恤軍士為急。故軍民感戴聖恩。銘肌刻骨。莫或忘也。凡百政事。陛下未嘗不經聖慮。一歸於公當盡善而後已。天下固已幸矣。臣自遠方來。目擊之事。有可疑且憂者。不敢隱默。臣請言之。軍心未和是也。國家所以保疆宇。固宗社。惟諸大軍是仰。今將難其材。故馭眾無術。士不溫飽。故其氣甚衰。加以揀汰去其百戰之士。離軍失其父子之彊。寄招非願。故不入紀律。待之不均。故舊人失望。近者鄂州大軍三千人。捕數百之寇。半年之間。亡失過半。內有病患寄留者。無可奈何。臨陣戰死者。猶為盡力。惟是避征逃竄。對敵退怯。小寇尚爾。遇大敵將如何。臣嘗詰問差來兵將官。但云絕無舊人。新人不經戰陣。其馭眾無術。不能自知也。新招之人。所請日不過百金。鄂州食用皆貴。如遇泥雨。日費草履。已用其半。又况有隨身器甲。時須修整。伏臘之費。一身尚不能給。有妻孥者。不得溫飽。無可疑也。臣嘗與老將郭振議論。振以謂使舊人但執挺隨軍。亦勝新人。堅甲利刃。以其諳練與否耳。况離軍之人。又帶去子弟甥姪之屬。軍中無相保之情。新招游手。但可充數。在教場閱習。固與人等。一旦遇敵。方知其不堪用。蓋徒得其表而不得其心故也。今諸處寄招人額。既是東以罪賞。州郡所費不貲。不敢稍辭。或勸軍營

家之勢復振者委任得人故也。自權臣當路扶虜謀和。誅有功沮大將。逐端人。用佞士。崇聚斂。獎進獻。汰戰士。困州縣。為固位之術。二十年間。軍勢銷鑠。士風委靡。不復有忘身徇國之士。為長久之計。惟知逢迎以圖富貴者。比比皆是。天祐宗社。權臣殞命。賴太上皇帝聖明洞察姦計。雪冤抑。逐邪佞。獎戰士。優農民。四方萬里。懽欣相賀。諸軍將士。其氣復振。未幾虜人叛盟。百萬之寇。竟無所施者。人心不離。故也。孟子以謂得民心斯得天下者。於此可見。人心之不可失也。仰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凡下詔令。未嘗不以愛民恤軍士為急。故軍民感戴聖恩。銘肌刻骨。莫或忘也。凡百政事。陛下未嘗不經聖慮。一歸於公當盡善而後已。天下固已幸矣。臣自遠方來。目擊之事。有可疑且憂者。不敢隱默。臣請言之。軍心未和是也。國家所以保疆宇。固宗社。惟諸大軍是仰。今將難其材。故馭眾無術。士不溫飽。故其氣甚衰。加以揀汰去其百戰之士。離軍失其父子之彊。寄招非願。故不入紀律。待之不均。故舊人失望。近者鄂州大軍三千人。捕數百之寇。半年之間。亡失過半。內有病患寄留者。無可奈何。臨陣戰死者。猶為盡力。惟是避征逃竄。對敵退怯。小寇尚爾。遇大敵將如何。臣嘗詰問差來兵將官。但云絕無舊人。新人不經戰陣。其馭眾無術。不能自知也。新招之人。所請日不過百金。鄂州食用皆貴。如遇泥雨。日費草履。已用其半。又况有隨身器甲。時須修整。伏臘之費。一身尚不能給。有妻孥者。不得溫飽。無可疑也。臣嘗與老將郭振議論。振以謂使舊人但執挺隨軍。亦勝新人。堅甲利刃。以其諳練與否耳。况離軍之人。又帶去子弟甥姪之屬。軍中無相保之情。新招游手。但可充數。在教場閱習。固與人等。一旦遇敵。方知其不堪用。蓋徒得其表而不得其心故也。今諸處寄招人額。既是東以罪賞。州郡所費不貲。不敢稍辭。或勸軍營



招收則軍營陪費。或勒保伍招收。則保伍陪費。就招之人。多非情願。發遣之際。必須關防。起發三五十人。即別差管押三五十人。借請券食之外。又多雇舟裝載。以虞途中逃逸。如防罪隸。軍中得之。又亦關防。目為殃害。昔年岳飛一軍。紀律最嚴。隱然如長城。今乃無異諸路。廂禁軍矣。解彥詳等所將之兵。戰死者不過百十人。而竄逸者不下數百。臣得江西提刑辛棄疾書云。彥詳所帶二千人。今但有九百餘人。臣計其陣歿。及疾病寄留之外。餘皆竄逸。不啻數百。此李川所以不得不按其罪也。此兵乃王琪選差之人。則其它軍兵。皆可知矣。臣竊密訪諸軍。亦多類此。豈不誤國家緩急之用。至如待之不均者。臣竊聞軍中舊人有嗟歎之言曰。我自靖康建炎間從軍。身經百戰。豈意至今。反不如後來歸正之人。我輩揀汰離軍之後。一任添差。又或不得請給。任滿之後。便有飢寒之憂。在軍之人。將來離軍。不過如此。歸

正人則任任添差。三年為任。每蒙優卹。歸正從軍之人。亦嗟歎曰。我輩本是國家赤子。偶緣阻隔多年。後乃仗義來歸。反不如俘虜血讎。離任轉官。特支路費。又給居屋。優卹甚厚。事屬倒置。此舊人失望之因也。以是數者觀之。軍士之心。略可料矣。臣慮內外之臣。不以實告陛下。政府大臣。或未之知。使大臣知之。陛下聞之。決不忍坐視。必有以收其心矣。此臣所以憂也。臣愚庸衰老。初無可取。誤蒙陛下知遇。有所憂。不可以告陛下。則臣之罪負大矣。所以不避溷瀆。聖聽。冒昧奏聞。伏望睿慈。毋忽。臣懇直之言。遴選大將。久任之以叙其衆。講究屯田。以富軍士。揀汰不離軍以全父子之情。多收軍中子弟。寄招軍免立額。以刺情願之人。待軍士以一體。以收其心。庶幾軍聲振。國勢張。不誤陛下倚仗。臣民無復憂疑矣。天下幸甚。

吏部尚書陳良祐奏曰。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食同。



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與赤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散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孽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後。不戰自潰。瓜洲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當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真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手。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几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視不。何暇事外。適者未懷。豈能綏遠。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謀國欲一奏曰。臣居鄉時鄰之富者有二子焉。

一欲坐而商。一欲行而賈。而父莫之決也。而使之俱為之。二子之始謀。非不善也。為其徒者。以二子之不協。則各幸其業之無成。相非而相殘。相戾而相傾。居無何。其家卒以大困。又有貧者。亦二子焉。以貧故汲汲焉。相與營致。所以養其親者。均衣而節食。內。而外禦侮。朝於斯。多於斯。期豐其家而已。是人者。訖致千金之貲。夫富之與貧。圖功之難易。相去遠矣。以其謀或一。而或二。貧者以富。富者以貧。甚矣謀不一之為患也。書曰。惟精惟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言。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惟不一。則天下之事。雖至小而無成。况夫濟艱難之運。起非常之治也。臣不勝憂國愛民之誠。惟陛下留神財察。孝祥又上奏曰。臣竊惟金虜不道。繫我行人。中外同憤。聖意堅決。申飭邊備。以全制勝。如臣不肖。蒙被使令。感激隆知。誓當效死。顧受任之初。有嘗為陛下言者。敢布一二。伏惟陛下神聖。莫或得於天縱。永



念祖宗創業之難。太上皇付託之重。兢兢業業。不自暇逸。將以刷無窮之耻。復不共戴天之讐。天地鑒觀。神靈孚祐。苟充是心。何求不獲。然臣區區之愚。獨願陛下益務遠略。不求近功而已。夫所謂務遠略者。願陛下盡舍拘繫。掃除積弊。去其所以害治者。而行其所當為者。起若飲食。不忘此志而已。夫所謂不求近功者。願陛下多擇將臣。激厲士卒。審度盈虛。躊躇四顧。不見小利。而動圖功於萬全而已。昔我太祖皇帝既得天下。諸藩跋扈。初未服從。我太祖皇帝規撫以定。不動聲氣。磨以歲月。皆為我有。臣願陛下以太祖皇帝所以平僭亂者。為今日恢復中原之策。臣不勝幸願。

校書郎熊克奏曰。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為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

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為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旂幟。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駁。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從不常。凡軍中管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包苴矣。又廢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倍削。帝嘉其有志。屯田員外郎林栗上封事曰。前日之和。誠為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為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盛寒之憂。無泗淮則淮東之備。遂于真揚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



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且非徒無益而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勇貳。為今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大羊之使乎。

知慶州范成大上疏曰。臣聞自古建功業者。必有一定之規摹。規摹既定。則以其力之所能及者。日夜淬厲以赴之。而不可分其力於規摹之外。所謂力者有三。一曰日力。寸陰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是也。三曰人力。思慮智術之所及者是也。世事無窮。而三力有限。豈可分之於不急之地哉。臣雖死。賤去國未久。固嘗仰窺陛下神謨聖策。將大有為。竊計復古之心。規摹已定。然而風俗宴安。期會倥傯。稽古禮文

之事太繁。承平虛費之習未盡。日力窮於不急之務。國力耗於不急之須。人力疲於不急之役。皆非所以副陛下規摹之所欲為者。非曠然大有以損益之。恐不免於志勤道遠之歎。願陛下與共政之臣。自治三力。專用之於所欲為之地。凡規摹之外。一切稍緩。俟大欲既濟。復之未晚。昔越句踐未得志也。蚤朝晏罷。非謀吳之策。則不講自古能用三力。無出其右者。故功業卓然。此雖陳迹。可以驗今。臣故併以為陛下獻取進止。

時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左驍衛上將軍陳敏上言曰。金兵數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為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



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南朝司命。願朝廷留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七

經國

宋光宗紹熙四年。司農寺主簿呂祖儉奏曰。臣聞天下之勢。未有久安而不動之理。而治忽安危之幾。每伏於暇豫無事之時。此繇昔及今。事理之必然。人主不可不加察者。恭惟藝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來。累聖相承。嚴恭寅畏。不敢自暇自逸。有以極夫祈天永命之功。故天下晏然。百年無事。自王安石用事。變亂祖宗法度。天下幾於動搖。元祐諸臣戮力扶持。而天命人心始復安固。章惇蔡京又傳會日安石之說。窮極姦慝。蠹國害民。稔成靖康莫大之禍。陽九所遭。至是蓋百有六十年矣。高宗皇帝一馬渡江。中興大業。雖易動難安之勢。於是乎復平。然世有所屈。而大義未伸。舉是憂責。以畀付壽皇聖帝。壽皇憤讐耻之未報。宵旰圖治。思欲昭答天人之心。而倦於憂勤。復以是



憂責屬之陛下。此正昔人所謂憂責在身。不暇盡樂之時。然臣究觀當今之世。上下耽於逸豫。以宴安江沱為當然。而謂警虜聘問往來。我得多美。浸忘事理之真實。曾不思夫六飛駐蹕行都。將七十載。我之於虜。終難兩立。而王業恐終難偏安。執政任事之臣。既歲惕日。習矣不察。浮論日勝。而實理不明。弥文日增。而實事不治。國勢弗壯。人心易搖。近者如澶南之報。士卒賊殺帥臣。幾成禍變。四方傳聞。殊駭觀聽。陵夷之漸。可為寒心。陛下日視昕朝。詳延衆聽。豈不加察乎。此然事理真實。則為久安之勢。所推移。虛美熏心。易忘儆懼。至於憂責所在。反以為迂緩不切。而安於不為。臣恐天下之勢。未必能常然。儻或事變稍加於前。則陛下之焦勞。將有不容釋者矣。此臣所以夙夜憂歎。願陛下遠覽獨觀。思有以持其勢。而毋有所易也。夫靖康之事。人神之憤未解。蓋當今憂責之大者也。臣嘗竊因父兄耆舊之所傳

說。以推斯時之變故。蓋惜於西晉永嘉之時。二聖北狩之禍。誠臣子所不忍言。乃若宗室貴戚。六宮嬪御。死亡係累。其冤憤之氣。則未易遽弭。中原赤子。肝腦塗地。而存者復汙於腥膻。輿地之圖。不登職方之籍者。又二分而有其二。雖我高宗再造丕基。然航海避狄。于越于明。于台于溫。險阻艱難。莫不備嘗。則蓋曠古之所未有也。陛下聖性高明。靜而思之。是果可以一朝居乎。是果可以速而忘之乎。苟聖念真及乎此。積其精誠。固有所間。自強不息。與天同功。則志向定而大義明。所謂憂責在身。若緩而不切者。誠吾家事。豈容安於不為。明詔二三大臣。同其憂責。必灼知屈已交虜之為權計。暫駐東南之非永圖。蓋求忠實明智之士。列于庶位。以圖回內修外攘之實事。共致析天永命之極功。俾內外上下。革心易慮。皆知不共戴天之義。捨夫頽惰舊習。為所當為。而無暇乎其他。則百志皆感。事業自著。而更化善



治之規模。惟陛下所以詔之。儻惟不然。歲推月移。大義昏蔽。孫文淳論。浸失本真。祇見其可喜而不慮其可憂。迺欲以江左一偏之地。與虜持久。則區區之深憂。蓋未易知其所終矣。臣世受國恩。莫能補報。發言狂瞽。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寧宗時。張浚楚州回奏曰。臣伏奉令月十八日午時親筆處分。臣已恭稟聖訓。王之望等言。泗州利害。所當講明。今欲且令謹守。俟至秋初。專責主事者。俾權歸於一。聖諭切當事機。臣見遵依施行。向北斥堠。緣馬軍極少。差使不敷。泗上地勢平坦。恐卒當彼馬騎。未能遽還。近陳敏等建議。欲於臨淮縣築堡。屯步兵三百人。為斥堠。庶幾緩急。可以相應。臣見審度。措置又舟楫尚少。誠如聖慮。臣見委劉寶打造一百隻。委運使黃仁榮應副材料工匠。臣望陛下回宰執奏事。宣諭令仁榮一到鎮江。躬親應副。臣見別具奏聞。次他日舟船既辦。分

差忠勇軍。駕放自不關人。每舟以強弓弩手二十人。載廿八上。施放火箭。是可禦敵。伏乞睿照。臣伏蒙聖訓。諸將見和議成。與不成之間。語言反覆。此正中其病。臣即以宣示劉寶。吳玠。劉光時。范榮等。莫不悚懼。知愧。然而以臣觀之。將帥難得英偉之才。况人情之常。不免觀望。以此語言不一。理當戒救。惟陛下示以好惡。明正表儀。俾各悉心奉公。不求偷合苟容。以報國家。夫死者人之所難。陛下以天下為念。不肯自求一己之安。表而率之。猶恐習成舊態。各不盡力。矧夫朝廷上下。導之以和。孰不捨難就易。以幸一日安全也。此是社稷大計。在陛下為重。在群臣為輕。自非陛下毅然獨斷。與天同心。申之以號令。齊之以賞罰。舉天下之大。制命在我。誰為陛下出力者。至於挺身任事。盡節向前。一有差跬。則眾口交攻。禍患不測。而以賞結託。平生畏避碌碌度日者。例獲大官。且無後悔。竊望陛下深察。必使賞罰之間。上



當天心。下合人情。即後來諸將易於遣使。伏望陛下更致聖恩。幸甚。臣又伏蒙聖諭虜人八九月之間。必竭力而來。在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理宜過為之備。臣聞太公佐周以伐紂。伊尹相湯以伐桀。彼皆深通天人之際。審桀紂之無道。知其民之思治。有所不動。動無不成。又况湯武之君。德修于己。而二臣用心。上達於天。計策圖謀。若有神相。蓋非偶然也。臣學識駑下。揆事度變。安足以望前賢萬一。臣竊觀金虜無道。弒主再世。天怒人怨。破滅無疑。而臣所憂有大焉者。今風俗習成。上下相蒙。惟知富貴。不知有他。上違天理。下虧臣節。此風不改。借使金賊已亡。內患外變。且將相仍而起矣。而其責實在陛下。臣願陛下正心修己。急收人才。以應天心。以活萬姓。必使事事誠實。感格天人。聖德日新。兵革自息。理之決然。更無可疑。詩曰。鼓鼙于宮。聲聞于外。惟陛下敬之謹之。天下幸甚。

葉適上奏曰。臣聞欲明大義。當求公心。欲圖大事。當立定論。自獻者追怨。自安者忘讎。非公心也。勇者惟欲進。怯者惟欲止。非定論也。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條目先定。而始末不差。斯所謂公心矣。措已於安。而制敵之危。斯所謂定論矣。臣恭惟陛下將明大義。以報國仇。此其所圖。蓋不為小。臣實至愚。不敢自謂有公心。定論者。然受恩深厚。中夕數起。故欲輒陳前語。庶幾仰贊聖一志之萬一。言踈計拙。無所取材。臣罪大矣。雖然。條目先定。非空談也。措已於安。非姑息也。今或謂業既已爾。儻試一決。或謂且可收拾。但循舊貫。二論相持。臣恐坐糜歲月。古人愛日。豈應如此。臣願陛下先定條目之所當出者。而高拱於至安之地。然後責任群力。課功計效。一事一物。皆歸大原。藩塹固。疆圉實。我既樂奮。彼將倒戈。戰勝而無後憂。地得而可長守。此天地之心。祖宗之靈。所以望陛下也。



適又上奏曰。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竊謂必先審知今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脩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事瀾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闕。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况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聲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直抗者也。其

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拓韋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克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問罪驅興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真素執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孰慮。宜百前而不懼。不宜一卻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恠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脩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

適又上奏曰。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



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上。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期外攘。豈顧內擾。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海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扞。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一闕。累及三階。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未嘗則利害甚多。伏乞陛下審之重之。以兵幾三十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由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具。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况兩陣決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效。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隨其大小。宜付一職。使之觀事。察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繫虜。易脆腐而為堅強。勁虜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虛從實。條目至煩。然苟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



適又上奏曰。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款不及民。熙豐舊人。於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寶。乏商賈所得。五千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色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為額焉。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多少為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鈎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為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忘阜康。此口書也。兩浙鹽

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復取乎。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為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椿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赴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貧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為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况欲規恢。宜有大資之澤。伏乞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費。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浹。善頌流聞。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以就強。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陛下不以臣為愚。且近敢不自竭而詳陳焉。



起居舍人真德秀奏曰。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默不言。臣實有辜。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關庭。敢不亟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達韃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韃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達韃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

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執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陛下以苟安為志鄉。則國執日削。人心日媮。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鷓鴣之詩。以為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為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皆其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柄。擊論議小激。則日以譁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三文墨。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遷就。不以招麾為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辨。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合



天下正人以自助。母間同異。母徇愛憎則鼎足之執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內則脩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患。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為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讎。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棄而不修。士大夫秦於錢唐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嘆。此捨之罪所為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闖於中原。狐狸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瀆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正有緒矣。

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昃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群臣雜議。李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充為控總。然無一事不來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元。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顧以廣謀從衆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



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厲徒而南。寔迫吾國。凡  
庶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為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私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  
勤攻己之關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為心。大臣以武侯  
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群策為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  
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  
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戚乎。向者弊法新政。令出加嚴。雖大為防禁。  
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  
中以深文。使追褫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尚隔惟新之望。薦紳之  
論。疇不齎咨。臣願明勅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  
厥令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  
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

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  
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器與名。當斬而予。則  
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缺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徵  
文。雖懲偽所以別真。而矯枉亦虞過直。今邊候孔棘。正牢籠武勇之  
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  
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  
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  
有如諸軍關額。自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為事。心於汰遣。方其  
例典。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愉快一時。貨用既空。束手亡策。強者  
遁。歲山澤。伺時而為姦。懦者丐乞道涂。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  
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實戎行。非  
惟增壯軍容。潛弭姦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



司振卹失時。死亡畧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絕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撮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鄣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氓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旣襁負而來。烏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旣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忿。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涅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執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湯武敵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敵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鸕獺也。其忍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祜祖之之事。淺矣。然能務脩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

悅服。晉主復歸。况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忻慕。民旣我附。王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則外有以懷鄰國之民。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溷教。教閱弛廢。衣廩肢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權。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倘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搖撼成風。而士卒之怨弗卹。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苞苴之路絕。而別通



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倘非  
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  
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  
國所資。莫如鹽茶。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  
糗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鬪。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  
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後  
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  
暇脩營。講和之後。束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  
闕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  
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  
令。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茲。而淮  
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  
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  
揚之路絕。而山  
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淞震矣。淮西要  
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庠薄池。則埋  
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  
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它徑可。由而吾  
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  
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  
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  
氏一郡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  
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  
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特則盜賊無  
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  
表裏相應。屹如

將來。衆言精加  
江南。當葺理淮  
尤所深慮。蓋軍  
屯田。而淮有沃  
氣。槩相先。能鳩  
民以習戰。雖方  
志在進取。故不  
帝所以設扞防。  
未有之時。政當  
成。邊之大命也。  
陰無尋丈之城。  
淮陰之蔽。後無



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壩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業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為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倍熟軍情咸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慎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其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雜惟其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此時大有所振立

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啓桀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金縷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厭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敵蒙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皇延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鑑此臣本迂疎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誦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聖明財察

貼黃臣竊惟汴都者我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今垂七腥臊之虜延得竊而居之伏惟陛下赫然發憤思列聖所以得之守之之繇考宣和靖康所以失之之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不由於用君子其失之也莫不由於用小人臣願深惟否泰之象致察於君子



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隆有日矣。臣竊惟慮。既以移巢來告。索幣之報。必將踵來。其在朝廷。尤宜審處。以臣愚慮。苟能顯行。止絕。以其貨幣。頒犒諸軍。繕脩戎備。予以激士心。而禡敵氣。此上策也。命疆吏移文與議。削比年增添之數。還隆興裁減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一切如初。非恃下策。幾無策矣。蓋今遠夷群盜交馳中土。安知無善謀者。覘吾舉措。必將曰。女真彼之深仇。亡在旦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勝之威。為虛辭以恐動。將何求而弗獲耶。此召侮之端。致寇之本也。惟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於未形。宗社幸甚。

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上奏曰。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洛。遂將遠穆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嘗以載筆之史。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

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陛下幸察。

其二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為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問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內難復興。故終其身。示皇此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脩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



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句踐得以乘閒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卷。殆不其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魏末以濟其饑。舍苻氏之深讎。與慕容垂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彊。求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句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群盜四面交攻。無異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搗虜巢。若句踐襲吳

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鑿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阡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句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信。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援醜孽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貽書請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



亡虜。而不能不啓虜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勵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

其二曰。此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符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一霸強。况今中原士民。俵俵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廼者偽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

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異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

為迎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群盜聽命矣。或曰寧廬還北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為安。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禦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毋以虜亡為畏。則大執舉矣。

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謀。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悅。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漢之肇造。以



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并。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  
歲星之臨吳。魏乾象告符。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  
急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間。察諛佞之有害。益脩  
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

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瘁。不可  
以為人。公論埋鬱。不可以為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榘之衆  
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說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為  
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拂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以和  
議為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離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  
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  
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為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  
衛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箠天下之口。浸淫既久。附

和成風。比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儻  
侂胄能虛心平聽。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兵  
之禍。已無僇辱之殃。豈不美哉。問者加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  
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為紛紛多事。  
臣獨曰。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  
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  
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  
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  
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  
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  
避此名。務為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  
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



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歸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辜。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

德秀知隆興府。上便民奏曰。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聞奏。臣猥以駑劣。蒙恩擢守豫章。實兼江右帥事。竊嘗伏念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為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震讐姦宄。使盜賊不敢竊發。壹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若背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蔽獄訟治財賦為稱職也。臣觀大江之西。縣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面。實當光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遂密。跨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

沒。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鬪。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論凡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為急。故自到任以來。凡事關軍政。率不敢後。然人情蹈常襲故。往往視為內地。語及武備。則西其不。慮及江面。則指為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必徒費。督責將佐。則曰以庸多事。獨不思朝廷建牧之意。將假以爵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戎。屏翰王室。責以帥臣之實職也。昔唐曹王臯觀察江西。東兵大選。群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銳。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群盜相繼敗降。如臯如綱。始可謂無負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役。願區區平時願忠朝廷。蓋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為請。其間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伏惟聖朝采擇而



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為疆場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剋之。往者李金之亂。與近歲顧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場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撤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妄

男子竊弄耰耒於田畝間。沿邊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為朝夕凜凜者也。竊嘗思之。與其養兵而待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彊壯者。年若千以若干科。力。弩。聚為一營。命曰團結。月增料錢一千。合諸郡祖額凡若干人。州軍各具若干數。諸臣欲稍增其額。合一路為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通為一千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月按季拍責之守貳。春秋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事藝減退者。仍還元來軍分。而於諸指揮中選少壯人等。事藝精熟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攷兵將官之勤惰。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精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



慮不獨江西一道為然。凡在內地皆當思所以為不虞之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一。臣竊考建炎三年。金虜自黃州渡江。由武昌趨興國。取間道以犯洪州。守臣王子獻遁去。遂屠州城。尋破撫衆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殘暴。幾無焦類。言之可為痛心。今之議者。大抵以江西為內地。殊不思九州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淮堧。纔一水爾。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實兼節制。斬黃蓋以是也。去歲之春。虜犯黃州諸關。江右震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卒間。僅能發諸州禁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馬使耕。驅羊使載。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無用之兵以誤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司。各有水軍。竊聞邊事既興。與多作步人起發。今江州在寨。僅有見管若干。具實而

艦可用者。尤為亡幾。鄂司所管。計亦類此。借曰殘虜游魂。事非昔比。然困獸猶鬪。其可忽諸。况於外夷方興。群雄交驚。先事之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責。其人船關少之數。日下招填打造。以什之三分之興國管下富池寺處。庶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關。江右一道。恃以主虞。所有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戍武昌縣。蓋興國江面。元隸江司。武昌江面。元隸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賜詳酌施行。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為帥府。諸郡所倚以為重。城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壯觀瞻。而弭窺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視城堞。則其繇亘甚濶。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有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



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不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子綱為帥。蓋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干里。若干步。若勘見一王步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茲豈易為力者。今誠能按唐之法。瞰湖為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河。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豫章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說。可謂至當。然縮城重事。未敢輕言。而地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方李綱繕城之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役兵調於屬郡。時異事殊。不敢板援。有請而本州年來調度百出。帑庾枵然。儻必竢有餘。然後興役。則夏潦秋霖之餘。頽圯益甚。沿江一帶居民。岌岌常有滄浸之憂。而城脚被齧去處。多已摧陷。更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鈐轄楊熹。相視條具。頗為詳悉。如砌城面以防滲漏。作荷葉溝以通水道。而夜叉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今一用其說。第工費

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牘。前帥臣沈作賓在任日。從本府撥銀若干萬兩。付安撫司樁管。充犒賞費。今不獲已。欲於上項銀內。權允借若干千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建築。却從本府於收到諸色窠名錢內。痛加撙節。旋次撥還。庶幾城堞得以一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剴下遵守施行。

一。臣竊惟聖朝計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道。既有兵以備戰守。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以護諸將。號令素孚。紀律素定。一旦有事。以來講求軍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廝役事。藝未嘗練習。教閱祇為具文。則兵不足以為兵矣。有副總管。有略鈐。有路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皆以主兵為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閭閻。或國信所。或堂部吏。



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於將畧。鮮會閑習。或飾文墨以自喜。或務富貴以自娛。甚者闡茸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為將矣。兵不足以為兵。將不足以為將。則帥之為帥。是以具負而已矣。聖其藩維。王室如古之牧伯。顧不難哉。然兵猶可以閑習。而精將不可以強勉而學。竊見近歲指揮總管路鈐例赴臺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鈐量。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壯老。與精力之強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人。則臣願朝廷嚴其選擇。總管號為副帥。間嘗以節度使為之。其次路鈐路分。亦武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軍統制統領等官。亦多習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為之。州鈐將副。則取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負多不可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貢帥臣以從。

實銓量。毋使疾病眩昏者尸其任。庶幾州郡主兵之官。漸得其人。平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補也。或謂審爾則閭門國信之屬。何以處之。臣曰。為官擇人。則治為人。擇官則亂。朝廷儻憂此屬之失職。固當置諸寬閑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危所係。則不可以不擇。如臣言非繆。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益於贛州南婁軍。以弭汀贛益之害。

表燮論蜀奏曰。臣不佞。去歲六月八日。獲對清光。極陳蜀中利害。說聆玉音。有忠直可見之褒。是以仰窺聖心。垂意於坤維者如此。蓋其一方去天萬里。安危休戚。繫於上達。形勢何以聯屬。警急何以赴援。非其他諸路比也。故聖心深慮之。殘虜稔惡。時有侵犯。今春大入。興元。寇金洋。遂至大安。我師勦之。殆無遺類。威聲既震。疊矣。然犬豕之性。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聲搖東南。將若



之何。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  
摧我。昔孝宗皇帝光臨萬寓。中外敬寧矣。而猶切切焉。惟蜀是憂。輟  
執政大臣。繼踵宣威者。至于三四。又詔制置司同諸師臣。銓擇兵將。  
庸懦不堪倚仗者。而易置之。夫宣威之設。不於他路。而獨於蜀。兵將  
之易置。不施之他路。而獨施之蜀。聖哲之心。深知天下安危實繫乎  
此。重此一方。所以重國勢也。陛下可不緇其祖武。而加惠於此哉。蓋  
今日蜀之急務有六。臣請為陛下略陳之。夫階成和鳳。而之垣墉也。  
其地險絕。為吾障蔽。則關內諸郡。雖不立城壁。自然安固。焚蕩以來。  
外無垣墉之可恃。內無城壁之可依。表裏俱虛。虜寧不肆其毒乎。人  
情岌岌。避難而逃者。無復歸志。非小故也。毋憚大費。亟為之圖。度備  
需。爵費廣不斬。而責成於郡邑。視其多寡。以為殿最。糜以歲月。庶可  
漸復。此其急務一也。自古巴蜀。號稱多士。諸葛亮奮於隆中。豪傑

之。如水赴壑。數名燁然。先後相望。可以今日而無其人乎。屬者河帥  
察見姦欺。立談之間。斷此大事。此固蜀中之儒英也。如此人物。搜揚  
簡拔。推誠而任用之。何向不濟。此其急務二也。自古立國。賞必以信。  
况捐軀犯難。尤為可念者乎。故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  
也。而議者或曰。是不宜厚。厚則貪功而生事。以宋璟不賞邊功為議。而  
不知其時之不同。多難之秋。正藉其力。庸可抑乎。大安之戰。其功甚  
偉。醜賞以厲其餘。誠不為過。此其急務三也。巴蜀天險。民生其間。類  
多勁武。勇於戰鬥。其天性也。然聚而不教。與無兵同。教而無別。與不  
教同。擇其傑異者。豐其犒賜。養其力。精其藝。而厲以忠義之節。則有  
勇而知方矣。推之田野之間。因農隙以習戰。若雄遣子弟。所以著稱  
於唐者。則民兵亦精矣。此其急務四也。蜀之境土。與群蠻鄰。非我族  
類。未易調伏。今殘虜敢爾憑陵。安知蠻之不吾窺乎。昔李德裕之節



度劍南也。建等邊樓而圖其形勢。復叩峽關以奪其險阻。威望隱然。數年之內。犬吠不驚。其所施設。必有深服其心者矣。已然之功。之以為法。此其急務五也。蜀本富饒之地。自折估之法嚴。財益匱。民益貧。重以殘虜之擾。窮悴無聊。何所赴愬。所宜選擇良吏。撫摩愛養。如保赤子。如烹小鮮。仁民之政。務在必行。逋負之物。蠲以惠下。以紓民力。以結人心。以為手足扞衛頭目之備。不亦善乎。此其急務六也。兼此六者推而廣之。則今日之蜀。猶往時之蜀也。如其不然。潰裂四出。不可復救矣。昔我藝祖肇造區夏。先取荆南以通入蜀之路。繼取全蜀。以圖混一之功。宵衣旰食。勤苦至矣。陛下嗣守丕基。可不念當時取蜀之難。而忘今日保蜀之策哉。是故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足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足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先朝遴選於衆。

必以張詠之徒為之。中興以後。吳玠吳玘兄弟實任其責。其才氣雄智略之備。立乎千萬人之上。折衝禦侮。談笑間爾。然則今日之蜀。方面鎮全蜀者。其可不以前修自厲哉。付之以衆人所不敢當之重。期之以衆人所不能成之功。兼總四路。專其委寄。則威望日益隆。優選寮佐為之強助。則謀慮日益廣。此方之疾。庶其有瘳乎。西陲既安。則東南恃以無恐。臣所以披肝瀝膽。控告君父者。非獨為蜀計。為天下計。為宗社計也。發不恤綿憂。在宗周惓惓之忠。惟陛下察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八

經國

宋寧宗時。知潼川府魏了翁上疏曰。臣聞三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弊常伏於救弊之初。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侯國。而末年之弊乃起於同姓弱而外戚彊。唐自安史之亂。裂地以授諸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鎮強而王室弱。故善治者。無先時而創其弊。其次則因時而救弊。其下則弊已著而後徐為之救。如此則亦及矣。臣恭惟藝祖皇帝自大難未平。首創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為牧守。天下莫不仰伏威斷之明。然而守邊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內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并分閩越。僅平江淮諸郡。已命毀城隍銷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盜作於近輔。如



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黃岡上疏。極陳江淮空虛之害。至謂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富弼論江荆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壘不備。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挺。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屋誰復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等閒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八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乏之久。郡國猶有不備之財。猶有留州之緡。可以為招兵繕城之費。可以為一方緩急之備。然猶慮慮若此。矧熙寧而降。急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慮。籍禁穿窬。招填併軍額。椿竅籍。分係將不係將。則尺籍雖闕。亦不暇補矣。方時晏安。猶未見其為大害也。崇寧以後。賊餉日增。軍政日壞。郡盜以削。一旦盜起。東南連路。州郡震搖。汴都久而後殄。况當

造之金。非拱手死。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餉兵。未嘗敢與之抗者。速渡江航海。迫我不已。然後兵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遣矣。紹興之夫。虜闖淮薄江。既迫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極於比歲承平日久。吳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李元勳烏合之衆。足以震擾三道。張福千人之衆。足以披靡群辟。虜闖梁洋三泉。如履平地。虜闖蕪黃五關。如升虛邑。嗟夫。強幹弱枝之弊。乃至此極。是焉得無以變通之手。臣嘗歷觀中興諸臣如李綱。嘗欲分長安襄陽建康為三都。胡舜陟嘗欲析三京關陝為四巨鎮。張守嘗欲以大河州郡做唐藩鎮。付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更不除代。李彌遜嘗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姦宄。雖多事之時。與今日平世事體稍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間如一日也。况今所恃以為捍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荆襄。曰四川。使三邊不



警則苟可以紓歲月之安。而金夏蒙難局勢浸異。殘寇未殄。又立他  
寇。四鎮之寄。益非昔比。自比年來。朝廷垂意乎此。責之專而任之久。  
若知所以重其事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苟匪其人。則責之專。而  
以益其過。任之久。返以厚其毒。既得人矣。則當假以遂事之權。而  
所為勿從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言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而  
成。則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財賦得司  
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舊比。以掣其肘也。軍籍得以覈其虛實。而司  
不得掩虛額以自豐也。屯田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  
經理也。規摹既立。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  
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效。而即鎮遷拜。自從臣以上。雖責在  
公師可也。其旁近諸鎮。又當豫蓄資望之人。以擬其乏。如是。則受任  
之臣。事權專一。得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改視易聽。不為朝  
不謀夕之計。可以慮終而知故。三邊隱然為國良城。緩急有恃矣。此  
藝祖皇帝久任邊臣之成規。而中興諸臣因時損益之遺意。億萬世  
下。不以臣言為非。即乞與大臣審議。而速圖之。臣冒昧聖聰。共決  
斧之誅。

了翁為起居舍人。上奏曰。臣蜀之鄙人也。陛下過聽。擢司起居。新  
侍前殿。即東廂徑退。侍後殿。則俟宰執。臣寮奏事畢。乃得退。前此  
奏陳。陛下罕所可否也。退而問所謂起居注。則歲月淹文。事皆虛實。  
問所謂直前故事。則賓贊之臣。疑為久曠。臣以記言司過為職。而每  
有含毫閣筆之羞。竊有感焉。帝舜之盛。中外無虞。而臣儆其君曰。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君戒其臣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蓋未有一  
日不兢業。一時不整勅。誠以起居動作之頃。莫非天命之流行。斯須  
之不存。而吉凶判焉。悔吝生焉。可不甚懼矣乎。而況今日之事。幾微



既著。兢勅未加。則臣所未諭。今請試陳其畧。士風媮薄。世道頽靡。而  
譽背毀。心私迹公。此事變倚伏之幾也。師老財殫。幣輕物貴。常產既  
竭。本根既搖。此人心向背之幾也。民夷雜居。客主不敵。齊淮兩大帥  
乘間異情。此疆場安危之幾也。金酋初立。委政舊臣。歛戍息民。招携棄  
怨。此其志不在小。重遲不發。則情態叵測。脫請繼好。則從違皆難。此  
邦寇動靜之幾也。韃使既至。行人亦還。情偽未明。邀求難塞。土疆歲  
賂。禮際盟約。既廢講畫。而越國以名戎。交遠以疑近。示弱以誨盜。此  
遠夷利害之幾也。然則即是數端。豈誠無一事。而縱有識時務。通國  
體之臣。乃不得措一詞于下風。使潛運密移。百廢具舉。則有司因人  
成事。已不無曠官之愧。脫有不虞之事。電發於至。則淪胥之悔。將不  
及追。是可寘之悠悠。而不速圖之乎。臣今姑以爭之關於節目者言  
之。必邊屯田。或請分授歸附。或請雜募民兵。或請專招土豪開墾。而

徐責其輸租。豈無一可行。而累歲未能決。楮幣日輕。或請增鑄鐵錢。  
以平銅會。或請改給新會。以解折半抽充之疑。豈無一可求。而累歲  
未之行。沿邊忠義人。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群。或請增招正兵。以權  
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為一軍。沿邊功賞。或謂荆鄂總軍。西  
垂忠義。皆嘗立功。而未蒙賞。或謂三邊將士。有竭四五官資。累至數  
十而無一真命者。或請帥守監司。具其著者而後用之。將帥之選。或  
謂沿邊長官。各舉所知。或謂以此攝長。待其有功而後真授。或謂將  
非真授。則無以令其下。疆場之備。或請增淮戍兵之生券。以厚其廩。  
或謂給沿邊之閑田。以資其生。糧運一事也。或謂徙平江百萬倉於  
京口。以省費。或謂增鎮江高郵諸郡賞格。以勸功。大抵若此類者。甚  
衆。不容徧以疏舉。然揆諸事體。則節目可舉者耳。或地訪有識之士。  
精辨而衆決。或分界授任之臣。審度力行。皆非有所甚難也。今曠



日持久且無成說。况有如臣之所謂事變倚仗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此皆目前必至之患。及今汲汲圖之。已不可謂之知幾矣。而不思所以應之乎。人之精力。終為有限。縱能兼覽徧察。亦恐詳小遺大。竊見先朝舊制。或有弊事當革。則令侍從言語之臣。條具聞奏。凡以察時幾而共天命。導道揆而盡法守。集衆思而廣忠益。兼於當否之間。足驗人才之實。此在故府可舉而行。臣愚欲望陛下速諭大臣。思天命之難謀。察時幾之易失。取弊事久而未革者。具以上。斷自聖意。命侍從臺諫給授筆札。使而即其聽治之所。各盡所見以聞。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而力行之。則一事有一事之益。一日有一日之功。幾至能乘事來能應。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蓋才學之忠。惟陛下速圖之。

秘書省正字來書上疏曰。臣竊惟事君之義。知無不言。臣劾官金。陸

兩淮之事。接於見聞者。敢為陛下略言之。國家平日以禮義待士大夫。固望其有伏節死義之風。以恩意撫將帥。固望其有捐軀報國之忠。以民之膏血。養養官兵。固望其為一旦緩急之用。而以臣愚見。為無一足仗者。此甚可痛心也。近年以來。兩淮城壁。大略具矣。而守邊之臣。務以其說相勝。前者以版築策勳。自支郡而易鎮。大邦多。後者欲新其說。則必言浚濠之利。前者以山城不可移治。遷之他郡。而且罷黜矣。後者欲變其說。則必言移治之便。方虜未犯淮。知朝廷意在安靜。則爭進安靜之說。及虜既入寇。知朝廷意在振作。則競以振作為言。此其意但知迎合取寵。而曷嘗以宗社生靈為念。一朝有變。其能盡忠竭節為國死守哉。是士大夫不足代也。將帥之臣。稍知徇國。而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亦豈無人。然大率得軍士之心者少。而歛軍士之怨者多。積帥之風。蓋有年矣。試營運之名。行股削之實。軍伍之



中怨氣滿腹。威足以鉗其口。而實不足以服其心。至於偏裨稍有寸  
長。事務抑遏。不使自伸。疾之甚於仇讎。防之過於寇敵。非但御下為  
然。而諸帥之自相與者亦然。以勢相軋。以計相傾。有請于朝。則迭為  
矛盾。既遇緩急。則不復救援。師克在和。言有明訓。卒乃不相輯睦。一  
至於此。何以辦大事。立大功哉。是將帥不足仗也。國家財力盡耗於  
餉軍。而官軍之不可用。無愚智皆知之。開禧丙寅之事。棄甲曳兵而  
走者。皆平日厚廩於縣官者也。其間稍以立功自見。及控扼關隘之  
人。大抵皆義勇民兵。萬弩手。雄雉敢死諸軍耳。近者調兵分屯。遣將  
四出。而却虜師於中渡者。乃強勇軍之傑。點者也。戎帥取已。不如力  
加沮毀。且有節制民兵之請。幸賴朝廷堅執弗從。又欲自招土寨。助  
已聲勢。不知素養官軍。將以何為。是軍士不足仗也。此三者皆國家  
腹心爪牙之用。而無一足倚仗者。方且上下相蒙。以言為諂。國將

何哉。夫欲救三弊。必有三策。一曰禁帥守之選。二曰併大軍之權。三  
曰興屯田之利。所謂嚴帥守之選者。收養之責。乃其職分。而今曰事  
官軍旅為急。宜擇智略過人。曉暢軍事。赤心體國。不敢為欺者。以  
事權寬其財賦。委以軍政。責其訓練。仍俾父母復讐。易其有職事。  
條明者。增秩賜金。以激厲其志。而不然者。責罰隨之。能否孰別。則士  
大夫爭於効忠矣。所謂併大軍之權者。沿江軍帥。其習於行陣。志勇  
可用者。宜使守極邊。以展盡所長。其雖有小材。不足倚信者。宜以  
汰去。毋徒為姑息。統兵之政。攝官掌之。縱其權而損其威。行之  
弊。官軍而併隸於帥守。無培克之害。無忌嫉之私。士氣頓蘇。軍心  
一。而將帥之弊。不復為國家之慮矣。所謂興屯田之利者。官軍  
足用。則當以民守淮。欲民自食其力。則當以屯給民。給者官軍。屯  
在官之田少。豪戶之田多。不知田雖在民。亦不使耕。黃茅白草。



無際。官司若議田租之入。彼憚於輸租。而輕於棄田。則皆官田也。後隨其多寡。量以給民。而助其耕種之資。將見屯田之利。舉塞下之粟多。民兵之食足。而轉餉之費省矣。此皆今日至急至切之務。而三策之中。其處戎帥行屯田二事。節目甚多。宜從朝廷行下制置司。詳加條陳。亟以上聞。勿事虛名。務求實用。誠理內禦外之良圖也。臣書生妄論。當世利病。發於忠誠。不能自己。惟陛下財擇。

駕部員外郎李鳴復奏曰。臣竊惟今日事勢。有可憂者三。金虜雖羸。猶積歲。奸不通之憾。韃寇驟起。每懷無厭。及我之心。此憂之隱於外者也。湖湘之擾。數年而後息。江閩之寇。群起而未定。此憂之著於中者也。山東歸附之志。日久而日乖。國家豢養之費。日增而日廣。此憂之為憂。又介乎內外之間者也。在外者隄防之嚴。吾藩籬。謹吾斥候。則御。去則守。期於寧謐而已。無他議也。在內者經理之示。之以必計

之威。開之以自新之路。叛則誅。服則舍。期於平定而已。無他疑也。惟介乎內外之間者。謂之順。而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謂之逆。而鷲鳥戢翼。未遽彰也。蠹耗我財力。而繆曰。吾其助國也。竊據我城邑。而詭曰。吾其扞邊也。又有可慮者。假韃以為已援。于以要我。也。道韃以迫吾境。于以恐我也。將絕之歟。是漢之削七國。祇以激其變也。將置之歟。是唐之待藩鎮。終於稔其禍也。高爵厚祿。有所弗惜。日給月廩。有所弗吝。重之以天子之臣。將命而出。竊計陛下與二三美臣。圖之熟矣。雖然。此特一時權宜之策。非萬世長久之策也。臣識覽淺陋。嘗早夜以思。竊伏妄謂。與其徇人而有自弱之勢。不若立我而為自強之道。自古天下之勢。無常弱。亦無常強。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周宣王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以強。漢宣帝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漢以強。唐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群議。而唐以



強陛下不以臣言為愚。臣請陳今日之急務以畢其說。蓋臣之所謂自強者。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不過欲陛下勤於求賢。切於愛民。嚴於治軍。旅而已。夫賢者。國之精神也。精神足。則有餘用。漢得一汲黯。而淮南之謀寢。唐得一李勉。而朝廷之勢尊。端人正士。其有益於人之國如此。今義冠布武。莫非委質之臣。而臨事應變。每有乏才之歎。陛下亦嘗思之乎。既思之。當知所以求之。自昔有為之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也。激之則雲合響應。沮之則岩隱穴藏。陛下儻能明示意旨。朝拔一人。必採之於公論之所共予。暮去一人。必稽之於公論之所共弃。將見真賢碩能之士。濟濟在列。而人才出矣。民者國之元氣也。元氣充。則有餘力。三代得其民而享國以久。秦虐用其民而二世以亡。民心之向背。其關於國家之理亂如此。今郡縣肆誅。求之慘曰里。多愁恨之聲。陛下亦嘗聞之乎。既聞之。當知所以恤之。苟欲恤民。莫

先擇吏。郡得一賢刺史。則千里受其福。縣得一賢令。則百里蒙其利。陛下儻能大明黜陟。取其賦污殘暴者。鼠之殛之。斷在必行。求其勤勞撫字者。旌之擢之。務在必舉。將見政平訟理之風。布滿郡國。而民心安矣。兵者國之爪牙也。爪牙利。則有餘勇。壯士夜半登城。足以誅淮蔡之叛。宿衛不能受甲。無以禦范陽之寇。兵氣之勇。恃其係於國家之安危如此。今紀律不修。於平居無事之日。悉皆常動。於倉卒有警之時。陛下亦嘗知之乎。既知之。當思所以治之。苟欲治軍。莫先擇將。主將不惜財。則士卒不惜死。主將能同甘苦。則士卒肯共患難。陛下儻能嚴行刑賞。取貪虐無厭者。黜之。雖大將有所不恤。擇公忠有勇者。陞之。雖小校有所不容。將見風采號令之嚴。散在行伍。而軍威振矣。自強之道。不一端而足。而自強之實。惟三者為先。賢才聚。則精神可以折遐衝。民心固。則元氣可以壽國脉。軍威振。則爪牙可以



禦外侮。彼寇賊姦宄。知吾朝廷規畫得宜。措置有序。將欲任退聽之。不暇。尚何敢為難塞之請。以濟其無厭之欲哉。昔唐杜牧憤劉從諫何進滔驕蹇不法。乃作罪言。歷陳三策。其要曰。上策莫如自治。牧之所謂自治。即臣所謂自強之說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令舌。簡冊所載。龜鑑具存。故臣願陛下勿徒求之於人。當求之於己。勿徒汲汲於外。當先汲汲於內。上自人主。下至百執事。專意講究。上自朝廷。下至郡國邊鄙。併力施行。行之一日。則課其一日之效。施之一事。則責其一事之成。在我者既立。在內者既治。雖以之肅清海內。鞭笞四夷。可也。而向一方之足慮乎。臣一介疎微。不識朝廷大體。繆當轉對。輒貢愚忠。惟陛下恕而察焉。天下幸甚。

太府寺丞陳仲微輪對曰。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繫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買

似通怒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叙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夫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剋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之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過之道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甘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而今奉賊稱臣之人也。殫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懼憂之欺。以逢其君。託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



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閩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創聞駭聽。因諸閩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厖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柵樊。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閩。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聞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迫。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乃出仲微衛涇奏曰。臣自去冬以來。數因奏對。冒進瞽言。仰惟聖慈。察其受恩之深。無隱君父。特賜寬假。固已不勝幸甚。然臣之過。猶有未盡。今茲輪對。用敢索陳。伏祈財幸。臣竊惟復讎之說。在今日。誠所謂正論也。蓋君臣父子之義。不可以跲步忘。則復讎之說。其可一日廢。然為是

說者。常有兩端。所謂兩端者。名與實也。名實之分。真偽存焉。真偽之別。禍福形焉。誠不可不察也。故務其實。則可以格天。可以感人。積之之久。可以雪大恥。可以還版圖。可以成大業。假其名。則天人之際。終不可欺。而徒以耗國。徒以蠹民。姦誣得以肆誕。謾虛聲。足以來實。禍非惟不足。以成事。而反以貽患。是烏可不察也。臣請歷言之。何謂務其實。方贊其君父。脩德立政。登用賢才。愛惜民力。收拾人心。厲坐薪嘗膽之思。循內修外攘之序。謀慮周密。圖回久大。若是者。一日有一日之為。一歲有一歲之效。邦本浸強。國力浸裕。而吾之所志。自可馴致。此所謂務實也。何謂假其名。或欲圖富貴。則借是說。以竊據。而其存心。初無惻怛忠愛之誠。其圖事。亦無本末先後之序。名為富國。而先失民心。名為強兵。而先竭民力。欲定大計。而不卹百姓於目前。欲圖大事。而不慮危亡於異日。為茫不可詰之言。



指邈不可成之事。坐使邦國內空盜賊並作。其所圖迄無尺寸而國勢日以臬兀。卒將召憂以遺人主。前史所載班班可考。此所謂假名者也。臣請舉其尤者證之。如蜀之諸葛亮所謂務實者也。其為相也。雖名魏為賊。而先務開境勸農。育養民物。辟田疇。實倉廩。修法度。理軍旅。庶事精練。蓋八年之久。國事悉治。而後北駐漢中。聲罪以討焉。使亮而無死。中原不患難復矣。如晉之景延廣。所謂假名者也。雖知臣事契丹為恥。而不知當以恤民固本為先。徒為大言。以激強虜。謂吾有橫磨大劍十萬。大戰則來。而事力實無以禦之。終致禍難。為後世笑。此其相去何翅霄壤之異。豈非方來之明鑒哉。恭惟陛下誠心懇切。無一日忘宗社之耻。固天下之幸。而臣之愚深恐小人投隙伺間。以售其姦。更願陛下以是二端察臣下之所安。則真偽特無所逃。庶幾圖事揆策。不至差誤。上有以成陛下之志。下有以慰斯民之望。臣不勝區區憂國愛君之誠。不復自計。以竭其愚。

淮東轉運副使虞傳上殿劄子曰。臣一介疎遠。蒙陛下詔恩。前年秋。繇浙西憲司分闡合肥。又移漕東路。往來兩淮。有得於利害之實者。請為陛下陳之。臣伏見本朝與北虜講和之後。以淮為界。蓋國家之門戶。江浙之藩籬也。經理之策。前後失於講究者。蓋非一也。夫有國斯有土。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財。此理之必然者也。今兩淮耕種。固莽。地方不盡。謂之有土可乎。生聚苟且。民志不固。謂之有人可乎。田賦止收課子。上供姑且。椿管謂之有財可乎。不特此也。山水寨僅有虛名。萬弩手徒為文具。禁軍闕額。補而未足。土兵巡警。少而不招。凡此皆利害之實。不可不講究者。紹興之初。和議新集。區處規模。容有未盡。迨今六七十餘年之久。而猶地有遺利。民無固志。儲積守禦。若不足恃。豈不甚可惜哉。欲望陛下明詔兩淮守令。詳議殿最之格。計田



萊之多荒者勸之耕植使地力以盡計室廬之未葺者誘之營繕使民志以固歲入課租必以裕民而助國上供椿積必以糴未而實邊山水寨莫不增修萬弩手不廢教閱禁軍無令闕額土兵不致乏人講究利害之詳隨宜申請期有歲月之效永遠遵行當無事之時則可以嚴守備遇投機之會則可以贊規恢此微臣區區謀國之忠也惟陛下裁幸

理宗時知瀘州魏了翁上疏曰臣愚慙少通充員柱下地者諛叨詔墨令得與講讀諸臣悉心啓迪無有所隱臣既陪入侍復許直前敢無一言以塞大問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性惡之說人情莫不欲安而後世有喜亂之說非後之人不古若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是非非公平正直而無所回適之民也然古而好善今疑其惡古而欲安今懼

其亂何也古之人垂憲象魏屬民讀法其明白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登進而籲之叙情以閱之其真實惻隱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則非人類也自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以神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夫民至愚而神決無可罔之理今罔之極所以擾之迨其諱然而不寧也則疑其性惡咎其喜亂嗚呼此民也獨非三代直道之民乎而所習迥爾則亦未有以通其志耳臣嘗以是求之而有未喻於今日者凡六事敢為陛下歷陳其目陛下自即大位中外翹首跋足以望治於暮月間而天心難謨事變狎至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向也寢火於未然今然矣向也枕股於未噬今噬矣張張行過曾靡所臻有識之士往往相謂累朝初政降詔求言矧茲旰食之時必首出此而久未有聞為惑滋甚嘗一詔待從兩省臺諫卿監即官日輪一頁面對意雖甚美然踐祚累日方聞詔旨詔



旨至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蓋由一旬之間。雙日不生。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群臣之時。稀疎寥瀟。若謂恭默不言。則便朝講殿。固如平日。奚獨於求言聽言。而用其簡也。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坐引對。或當假寧。猶御便殿。或引至四五班。不以為憚。臣侍先帝殿。均幾一年。是時特倦于勤。猶日御前。後殿。班引至再和。願屈已。靡有厭敷。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明。願在廷百執事。且不得數望下風。則凡見辭奏事封章。扣匭。更無由至前。夫主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艱難者。固有之矣。陛下習知民間疾苦。今遽爾隔絕。臣竊惑之。半年以來。都城之內。但見屢指賞金。以捕妄言之人。夫以妄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未睹求言之詔。但聞戢謗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蓋言以宣意。使壅塞不通。則一旦潰裂。將不可復收。故周以監謗之令。削秦

以誹謗妖言之法。漢晉隋唐之季。天祇皆以災異見於上。而不悟百姓怨於下。而不知變起蕭牆。遽就衰替。陛下所宜明白洞達。以是為鑒。而忽不加省。此臣之所未喻者一也。陛下自即大位。宮壺行三年之喪。所以教民知孝。簾帷侍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制又定宵溫清。秉禮不違。飲食起居。稟命惟恪。取惟子職。若既無毫髮之憾者。而臣猶有疑焉。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先。故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內憲外。相見疊作。而陛下未躬聽斷。以弭豪萌。中外皇皇。未知陛下所以為宗廟子孫之計。而願以承顏養體為足乎。且姑舉一事。以明之。陛下之於濟王。錫之珪符。爵之茅土。居之輔郡。贊書旁午。息意優渥。非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陛下蓋深體此意也。然而為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梁勝之忠。謹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昌



色之智。不幸而見汙匪人。以殞厥命。而陛下未聞有愧謝。表盡職食。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畧講行。而人不盡知。使陛下所以孜孜愛元之初心。亦未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言胥動。併為一談。且濟王之卒。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騰播。莫有真居。近在畿甸。間猶不能家。至戶曉。遠而荆襄川廣。壘說承封。抑又可知。萬一有盜。小人乘間伺隙。假託名字。以為亂階。雖亦終於自斃。而目前塗炭。無及於救。臣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是也。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真時。非孝也。自春以來。其為一木一獸。不已多乎。臣謂今日之所當明。白洞達者。蓋不止此。而此亦動搖人心之大者。今若內出手書。深惟既往之悔。明諭聖志。而圖所以厚其終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溥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更。莫不成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何憚。而久不為此。此又

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山東歸疆。河北清吏。此百年所未有之機也。然而不并收其田野。不城池其郡縣。而移其民人。使之烏合。環聚於淮甸間。抗民之精。奪士之藉。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境外。以自衣食。此前代之所不為。李全分閫授鉞。受任山東。而倏往忽來。靡有定鎮。亦前此之所罕見。然而尚有可諉者。曰事無大小。稟命朝廷。至於辨謗。請祠。以明君臣之義。執杖庭拜。以伸制閫之威。而二月丙辰之變。人情憤鬱不平。全於斯時。復能引咎自劾。迨徐晞稷赴鎮。全又屬囊迎拜。涕泣自陳。此豈惟逆順之理。曉然於全之心。有不可泯。亦以堂堂中國。德澤在人。小有陸梁。則自貽翦滅。此全之所必不為。而况天下之惡一也。惡於朝廷。而保於我。則出乎爾者。寧保其不反乎。爾且主帥被害。而全無以活之。則全為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全以忠赤來歸。名聞夷夏。雖其部曲亦皆能以勲業。自奮第功。



行賞富貴方將。是豈肯昆一首惡以自隳前功。若假以旬月。全必有以自見。臣謂若更自朝廷明白洞達。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凶渠。以伸國憲。則名譽垂諸簡冊。祿澤及其子孫。全非木石。寧不樂為。若其姑託空言。而終無以自見。則神人共憤。曲直有歸。如漢侯王。如唐藩鎮。縱能以阻兵怙惡。假息於一時。終亦以違理亂常。覆宗於異日。此在朝廷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為。此臣之所未喻者三也。古今惟不次用人。如傳說呂望之儔。最非易事。其次則莫若資望。兼衆董仲舒曰。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蓋言不次用人。必賢者而後可。若以其小有才也。而遂當賢者不次之任。則不待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國家盛時。儲蓄賢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京東西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皆三路成都具有成績。然後召為三司副使。或未可輟。則

就理資序。遂并都漕。以備帥臣之關。夫其資歷若此。則民情吏狀。士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穀。皆已周知。而悉察之。其歷官既久。積伐已多。則中外知名。華夷信服。如是舉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之。既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為。為之可使事半。而功倍。令也不然。願旨如意耳。不必資歷。僥倖嘗試耳。不必譽望。嗚呼。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至於忠忱體國。真實任事。則圖惟國事之濟。言慮所終。事惟其是。而豈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乎。臣姑以淮東近事明之。臣以嘉定壬午造朝。其於事始不及盡知。但見應祀之後。為賈涉涉之後。為許國。國之後。為徐晞稷。蓋涉見疑於純之。而代純之。國見惡於涉。而代涉。晞稷見忌於國。而代國。皆以前者為不善也。而後取其所不合者。驟遷以救之。然則寧保後之不非今乎。美錦微物也。猶不使人學製。豈百萬生靈之命。嘗試於數人之手。而忽然不以動其



心乎。竊窺廟筭。本欲彌縫禡隙。鎮安人情。而乘間伺隙者。遂得以竊售其說。前帥未敗。則陰為傾擠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顯任彌縫之責。故朝廷但謂別用一人。則不諧本末。未識意嚮。如臣所教。以冀暫安。豈謂此輩徒務營私。寧暇體國。況其涉歷尚淺。智識有限。以亂救亂。安有窮已。此當及今明白洞達。盡懲曩誤。更用老成。老成之人。惟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立異。姑未問其才畧。但資威望。亦是鎮安。今金陵未謀帥。亦宜以是選擇。諸鎮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更張。此可以三隅反矣。而悠悠未決。臣之所未喻者四也。古老國有大疑。則謀及庶人。謀及工商。漢議已狹於前。季唐以降。又不如古。然而尚於相維之間。默寓交微之意。中書進擬。門下審覆。尚書奉行。而兩省之屬。有給舍諫官。尚書省之屬。有長貳郎曹。一政令之行。經涉非一。使之得以迭為正救。迨乎樞府。雖曰本兵。而同班分班。厥有深旨。又使臺臣

得以糾逖。侍從得以獻納。百執事得以封章奏對。蓋以宇宙大物。非一人智力所能獨運也。熙豐以後。筆掾始繁。而三省之屬。有不得其職者矣。中興以來。務為省併。而三省體統。有不能盡復。承平之舊者矣。至於近世。則愈觀愈失。徃徃事之已行。雖侍從兩省。臺諫有不及知。方其未然。常若不知。迨其知之。則既無及。中外之所指目。莫不曰。食君之祿。而轅駒仗馬。曾不少伸。豈知君臣上下。邈不相接。有一事焉。中外沸騰。遠近傳布。而有位之士。猶罔聞知。但見府城增衛。關市戢言。始從而訪問焉。則知其為有警也。然且莫名其妙。為何事。問之同列。同列不知。藉曰知之。十不一二。是故欲言而不得其要。雖言而無救於事。易曰。尊酒簋飯。剛柔濟也。此言險難之時。君臣上下。簡易而相親也。今事執愈迫。則上下之情愈疎。蓋必曰博訪。則張皇多言。則漏泄。百司各舉其職。則多事。於是諮謀之道益狹。委任之才日卑。是



不亦過憂之甚歟。純仁嘗曰：今所用之臣，多是老於患難，獎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大周，若是戒使遠嫌，則顧避全身，自防不暇。此言最近人情，最切今日。而况家國之憂，人人所同，亦欲各盡所懷，以圖國事之濟。是豈張皇漏泄，潔身取名之時。若使上之人明白洞達，以總大體，以開忠益，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司之職，則合衆智以爲智，事簡而慮周，何爲不可。而必欲掩匿覆護，智慮所不及，精神所不逮，則當斷不斷，常有後時之悔。此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以立者，人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私也。今平居無事，以官資崇卑，軒輊天下士，以意嚮異同，親疎天下士。士而可以軒輊，可以親疎，則所得者寡，庶鮮耻之人耳。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顧遏其欲而不得行，徒使之浮沉俯仰，充數備員。夫充數備員而不能以伸其壯行之欲，其勢必將以不得其職而去，則又積歲累

月牢辭固拒，必使之邪正雜揉，心迹莫明，是壞於天子之庭而後已。如此而欲以得賢士大夫，其決不然也。八九年間，邊不撤警，財殫力屈，十室九空，而貪暴之吏，以苛征趨辦，爲能，根刷積負，重催豫借，橫科抑納，靡所不有。而以此欺朝廷曰：吾能不費朝廷一錢一粒，而用度無乏。世安有是理。然有可諉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以豐谿程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蓋未償前債，已迫後圖，得失薰心，罔有藝極。所謂飾厨傳營土木，事遊觀，求贏餘，又不與焉。方幣輕物貴，由里蕭條，此何等氣象。而必使此輩肆於民上，人不以貪暴者爲怨，而歸怨於其上。曰：世未嘗乏才也。胡爲選擇至此。如此而望民心之不搖，又不然也。夫士大夫同寅叶恭，而後紀綱立，百姓尊君親上，而後根本固。今皆無以得其心矣。或者尚曰：失士心，民心皆無損於事。惟不可失諸軍之心。嗚呼！世安有士心，民心胥失之矣。而猶可以立國也。况



又物價翔騰。廩稍不給。士卒常有飢寒之怨。功賞遲緩。升黜不明。士卒常有疾視之意。而又以貪將債帥。次第椎剝。三衙兩淮。近且不察。襄漢梁益。呼叫莫聞。而尚以諸軍之心為皆可恃乎。三者之心。既無一可恃。則陛下孤立於上。大臣孤立於下。臣不知何所恃以立國。竊意所恃者。惟數有天幸爾。穰侯曰。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為常也。陸贄曰。幸不可以常覲也。夫天命不顯其符。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今不明白洞達。拓開規摹。兢兢然圖所固結。人心之本。而恃天幸以為國。此臣之所未喻者六也。臣既能極竭其芟芟之愚。條陳六者之所未喻。以冀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國勢之久弱。以舒人心之積憤。尚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聖鑒。臣復定為邪正之二端。以翼其說。而陛下誠終聽焉。臣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必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光

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者。以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



論為陽。亦說為陰。陽開則為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為秋冬。冥晦而斂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為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縈繞回互。為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捨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之。

了翁為禮部尚書。上疏曰。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無它。內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檢御失道。貨得務廣。至引而寘之於堂。與之內。蓋自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復蹈其轍。於建安。遂使昌熾盛大於永熙元康之間。而橫潰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徙。降羌於近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為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耶。晉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吳之歲。徙內郡雜胡於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二年矣。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五胡於未亂之日。而江統願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一年之後。亦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絕其原。尚得謂之早乎。臣側聞日者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且收召雜賧。以備奔走。率或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光黃之間。或以搜求玉楫為詞。或以收買軍需為詞。出入無譏。甚矣乎國之無人也。武夫重閉。未必足以杜其隙。矧乃聽其自為出入耶。藉曰和好已成。南北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陛下剛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惜月邁。委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



惟陛下速留宸慮。詔京裏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願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陛下斷而行之。

洪舜俞進故事曰。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學。太興元年。帝親雩。初置諫鼓。誇木。新作聽訟觀。二年。置博士。賈。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親覽庶獄。

臣聞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越後者事之所當緩。緩急先後。不舛其序。治道無患於不舉。元帝承皇綱解紐之餘。宜思興起國勢。如拯溺救焚之急。顧乃以安

平之大體。治危亡之操。證以守文之常度。制心變之危機。故近世論者謂此何等時。而舉不急之務。訟觀作矣。胡不棊將壇以拜淮陰。太學興矣。胡不立武舉以招汾陽。親雩之禮行矣。胡不屈帝尊而勞細柳。博士之負置矣。胡不造樓船而命將軍。諫鼓誇木設矣。胡不修車馬備器械以圖修攘之治。是非數端為可略也。典午綴旂。胡羯扛鼎。中原豪傑競起而逐鹿。時之所急。不在是也。使當時內以經制國用為實政。而不以練衣為僅足之規。外以嚴飭兵備為實功。而不以玉冊為苟安之地。晉其興乎。庶令金甌雖無玷缺之虞。玉關未有閉拒之策。戰難於必勝。守難於必固。和難於必信。而民力國計已俱至於窮。不汲汲於豐財強兵。先其所當急。而論義理者多清談。言政事者多細務。拆棠補帶以為巧。折柳樊園以為固。厝火積薪以為安。脫有意外



之警言臣恐非雍容拱揖之所能辨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八



律